

第一章

昏暗夜色如虎狼之勢，一下就張口吞沒了亮麗的彩霞，獨留一彎斜月高照，溶溶月光下小紅樓幽靜如昔。

屋內，濃濃的麝香瀰漫，繡著花鳥的錦被半垂在地，枕席一片狼藉，一隻瘦軟無力的手擋在被上，手指彎曲，其餘的部位全被掩在被褥裡。

藥性才剛過，月季渾身虛軟無力，盈盈一握的腰肢在被中沉重又酥軟，平板的胸口急速起伏，彷彿在歌詠著生命的樂章，激情過後而顯得特別紅豔的雙唇微微張開，吐出似是無奈的嘆息。

他月季雖然曾經預想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，但大抵上不過是黑白無常到來，接走他，黃泉路上好走而已。

誰知道—

瞧著鴛鴦帳上的刺繡，他心神恍惚的想著下午的歡愛閨樂。那魔傲連帳幔都沒放下，就把層出不窮的花樣全用在他身上，整治得他腰痠腿軟，人累得連指頭都抬不起來，而壓在他身上的他依然興致勃勃，舔著他沒啥看頭的身體，眉眼帶笑。他實在不知道自己這麼一個瘦弱乾癟的男人有什麼好的，能讓他像是蜜蜂見了花蜜般的癡狂不已？

「我看這傲傲若不是眼瞎得厲害，便是口味獨特，要不怎麼會對我這身子如此有興趣？」他自言自語。

忍不住的，他掀起被子，看一下自己營養不良的身體，接著不忍卒睹的放下被子，掩好自己，深深的嘆了口氣。

他很有自知之明。

左看右瞧，自己瘦弱的四肢像難民，沒有三兩肉的身子，說是皮包骨都不誇張，為何化成俊美男子的傲傲，在激情中時，那雙眼睛像是欣賞天仙美女般的看著自己。

唉，他完全搞不懂傲傲的想法，明明有京城第一名妓舞衣陪侍他，竟還對自己下淫藥，難道是覺得自己雖對他百依百順，卻眼中無他，他受不了被如此漠視。

但自己一個待死之人，又能重視誰？他不解自己心事，還硬要自己心中有他，並對自己許下霸道而執拗的承諾。

他身上咒毒無數，早已離死期不遠，但他卻說就算他死了，也會殺到陰曹地府把他帶回身邊，讓他冷然的心也忍不住的激起幾許波濤。

春風幾度的他連翻個身都懶，總覺得自己好像有點寵溺過頭。傲傲有錯在先，自己何必拿單薄的身子陪著他折騰。

看著窗外，彎月初升。這不是春宵，而是白晝宣淫，一直淫亂到晚上。

月季又深深的嘆了口氣。一年前的自己，絕對想不到自己會墮落到白日就跟個男子在床上翻雲覆雨，騎在男子身上，擺動著腰肢，感受魚水之歡。

而且這男子並非凡人，還是隻被創造出來殺害他的魔獸。

現在他們卻……真是世事難料呀。

一起稍早在這床舖上發生的事，月季就一陣羞愧。

傲傲精力無窮，本來還想繼續被翻紅浪，但畢竟憐惜他身體瘦弱，禁不起折騰，在他額頭親一下，披衣去拿水，說要幫他擦洗。

他身上黏膩無比，如果可以，他其實想洗個澡的，只是氣力耗盡，只好躺在床上，昏沉中再也撐不住的要睡去。

這時有人輕推門進來，他沉重的眼皮睜不開來，啞著聲音道：「傲傲，我累了，你一」

殺氣逼人，月季全身寒毛一豎。從他十來歲被獻給咒王的一年後，咒王因為嫉妒他的聰明才智而恨不得殺了他，他活在咒王的殺意之下十年之久。

他怎會不認得這樣一個充滿惡意的「老朋友」。

但這世上會有誰想要殺他？能殺得了他，也與他有恩怨的人，除了魔傲，應該別無他人了。

他霎時睜開眼眸，卻有瞬間的迷茫困惑。這人與他無冤無仇，為何要殺他？

舉刀的正是阿狼，阿狼雙眼呆滯，靠近他時，刀鋒亮起，卻面色一沉，他體內魔傲下的咒術因為殺意而騷動起來。

阿狼本是隻白狼，是在上京的途中，遇上魔傲，被魔傲施咒才變身成人。

月季支起手肘抵抗，那把刀沒有插進他心口，卻在他手臂斜劃出長長的一道口子，血液噴灑出來，阿狼就像著魔般的不閃不避，血珠濺在他的臉上，他再次舉刀，往下用力一刺。

說時遲那時快，阿狼被人用力的往後拖，他目眥盡裂的吼道：「不行，得殺了這吃人怪物，要不然國師會被他害了，我得殺了他不可一」

他就像瘋了般掙扎不已，擒抱住他的人力道不夠，險些被他掙脫，那人急喊，「快走呀，我抓不住他了。」

走？自己渾身虛軟無力，連抬起一根手指都困難萬分，哪有辦法走，而阿狼眼神呆滯、眉眼間盡是殺氣，雙頰雙脣烏黑一片，一看就知道是被人下了惡毒的咒術。想不到自己竟會命喪於此，月季心底隱隱生出一股淡淡的惆悵。

我原來是這樣死的，命數終是到了。

一股輕愁湧上胸口，他不解的微顰眉。明明自己早已厭倦這樣活著，為何死亡來臨時，他卻覺得愁悶煩躁，甚至還有一股不願的感受襲上心頭？

我、我不願這樣死去！

這想法突如其来，連他自己都不敢置信，之前自己還一心求死，只希望死亡能加快腳步來訪，為何才在國師府住上一段日子，自己的想法就天差地遠，是因為、因為—

「這是在做什麼？」

一聲厲吼破空而來。

魔傲一腳踢翻阿狼，那把已經抵在月季胸前的刀順勢飛出，落在地上，魔傲將月季連被抱起，緊緊的擁在胸前。

他的頭就抵在魔傲的胸膛上，一陣急促失序的心跳卜通作響，像是激動失控，月季仰頭看向魔傲，他額上全是冷汗，身軀還微微顫抖，彷彿剛才那一幕讓他飽受

驚嚇、餘悸未了。

他竟如此的重視自己？

而自個兒的心跳聲不遑多讓，這份鼓譟，不是因為死亡來臨，而是因為身前的男子。

我不願死，是因為一望著眼前英俊的容顏，他竟不敢再想下去。

「傲傲。」

聽他叫喚自己，魔傲才垂下頭看他，低聲問：「你受傷了？」

語氣中滿滿的憐惜與疼寵，聽得他耳朵發紅，不由得聯想起白日在這床上發生的放浪情事，他輕捶他後背，嘶啞輕語，「我快喘不過氣了，你把我抱得好緊。」

魔傲臉色一紅，隨即放輕力道，深吸了幾口氣才說：「阿狼被人下了咒，神識不清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實在不習慣這樣被他抱著，月季又道：「你放我下來，我剛休息了一下，有些力氣了。」

魔傲將他放在床邊。

阿狼被魔傲一腳踹上，那一腳毫不留情，阿狼倒在地上猛咳，月季蹲下輕拍他肩膀，阿狼眼睛翻白，唇上兩頰的煞氣慢慢退去。

「嘖，要是我，早一腳踩廢這小子，竟想殺你，管他是不是中了別人的咒。」

魔傲才剛抱怨，月季便睨他一眼，「阿狼對你忠心耿耿，如今中咒身不由己，你竟不分青紅皂白怪罪於他。」他頓了下又道：「還是說，真正想殺我的人是你？」

想來你對我有恨，想假借阿狼之手取我性命，如今又在我面前惺惺作態。」

這番含血噴人的話，讓魔傲氣得虎吼一聲跳起來，月季瞪他一眼，他才不甘不願的捱在他身邊，委屈萬分，像個小媳婦似的辯解。

「我怎捨得殺你？疼你都來不及了，是、是我不對，我不該說要踩廢這小子，你別生我氣。」

魔傲難得的主動認錯，不過他一低頭，月季手心就輕覆在他掌上，柔聲道：「剛才謝謝你救我。」

他柔順的姿態讓魔傲心情頓好，恨不得在他臉上親兩記，然後摟過來恩愛一番，如果月季不瞪著他的話，他早這麼幹了。

但他本來就是魔獸，習慣順從慾望行動，老實不到一會，終究還是將人摟到自己大腿上坐。

「你—」

月季怒道，但解了阿狼的毒咒後，他又開始力乏，而他會自己親手解咒，還不是怕魔傲氣憤阿狼，下手過重。

「乖乖的，我施給你護身咒，傷口才會快好。」

旁若無人的，魔傲又施了護身咒給他，月季身軀微軟，靠著魔傲的胸膛，臂上的傷口立刻復原。

一旁剛才攬住阿狼的姑娘看得目瞪口呆。月季輕易為阿狼解咒，她已驚異萬分，想不到國師施的護身咒更神，竟剎那間醫好傷勢。

「妳是何人？為何入得了我國師府？」魔傲瞧著她質問。

平心而論，她長相算得上清麗可人，但現在，除了月季，其他人就是天仙絕色都入不了他的眼。

至此，陸魚兒知道自己的計畫已經成功了一半，沒錯，阻止阿狼殺月季的正是陸魚兒，而這其實是她計畫中的一環，她開始唱作俱佳的述說與阿狼在大街上遇見，兩人一見如故，就在與阿狼分開時，發現阿狼被個男子給碰了頭，隨後走路就歪歪斜斜的，她有些擔心，今天特地來探看他，才找到人就看到他拿著刀，嘴裡唸唸有詞。

她心裡害怕，不知找誰幫忙，之後阿狼便進了小紅樓，拿刀要殺躺在床上的人，她連忙抱住阿狼阻止。

「妳做得很好。」

嘴上哼著，魔傲心底頭一次出現自責的情緒。若不是自己下午把月季弄得渾身無力，月季早解了阿狼身上的咒。

陸魚兒連聲說這是自己該做的，但她跪在地上，未曾起身，隨即抽抽噎噎的哭道：

「我雙親俱亡，居無定所，雖是不情之請，但懇求國師，看在魚兒救人的分上，讓魚兒進國師府當個小婢。」

國師府不用來歷不明的人，但這人在危急時刻救了月季，魔傲破例答應。

陸魚兒喜不自勝的道謝，說要回家收拾包袱，魔傲喚來下人，把昏迷不醒的阿狼抬回房間去。

月季被他緊摟著，靠在他的胸口上，魔傲親著他的頭髮，雙手還是緊攬著他，想著若是自己遲來一刻，懷裡的人恐怕……他突然害怕的顫抖起來。

發覺他的異狀，月季攬住他的頸項，無法釐清自己現在的心情。一心求死的自己，卻在死亡真正來臨的前一刻退縮了，只因為他腦海裡浮現一張狂傲俊美的面孔。我究竟是怎麼了？

難不成真的相信了魔傲的誓言——只要他魔傲活著，他就永遠都會護衛著我？

「月季，我想要你，想要得要命，恨不得將你融進我的骨血裡。」

他被抵在床上，身上的錦被被一把扯掉，他赤裸的身軀已滿是魔傲留下的痕跡，魔傲解開褲子的繫繩，昂揚的巨物埋入他又紅又腫的密穴。

他渾身無力，魔傲卻仍搖晃著他的腰，律動得既快且重，讓他忍不住發出聲聲呻吟。

「月季、月季……」

他聲聲輕喚他的名，將頭埋在他肩頭，他那緊張害怕的模樣讓月季忽然好一心一疼，自己何曾被人如此強烈的需索過？

魔傲怕他死，而且是這麼怕，怕到必須立刻擁有他來確認並未失去他。

霎時，月季不願死了，就算苟延殘喘，他也不再想一死了之了。

又抬頭看看身上重得要命的男子，他忍不住踢了他側腹一腳，斥道：「我沒了力氣，像具屍體似的，你是在姦屍嗎？」

「唔……」

月季說得也沒錯，他已沒了力氣，自己還硬要求歡，實在太不懂憐香惜玉，只是「姦屍」這兩字，也太難聽了。

魔傲扁著嘴，一臉委屈萬分，他退了出去，但那部位還沒滿足，依然高揚聳立，月季吊起眼角瞪他，害他那裡又更興奮一分，誰讓月季瞪人的模樣不僅非常的有氣勢，還一

可愛極了！

「月季，我會不會有被你迷死的一天？」

這是他最近最大的煩惱，為什麼月季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就是這麼美，讓他百看不厭。

月季又好氣又好笑，「我剛才還在想你眼瞎得可真厲害。」

「我才沒瞎，是那些人看不出你的美、你的好，只有我看得出來，我這是獨具慧眼。」他強辯起來。

「你是狗眼發昏，看不清吧，過來！」

月季撐起身，一手撫摸他強健的後背，魔傲就像狗被摸著下巴一樣的一臉沉醉，月季半倚在床頭，坐靠在枕上，用雙手撫上他昂揚的器官，這樣比較不費勁，又能讓魔傲爽快。

魔傲倒抽一口氣，那裡也益發的興奮。

「我在想一件事，月季，一件很重要的事，而且是事關我生死的事。」魔傲嚴肅道。

月季一怔。正值歡情時刻，怎麼魔傲卻口氣凝重，像是有什麼大事宣佈？他抬起眼，看著魔傲，同時也停下手。

魔傲將下身往前，月季不解，魔傲興奮的要求，「月季，用嘴好嗎？你的嘴一定好熱，我鐵定會融化在裡面，你那樣做會讓我欲仙欲死般的舒服。」

他腦裡的妄想定是色情萬分，他一邊說，還一邊像個糟老頭見到年輕赤裸美女似的呼呼喘氣。「光是想到我射在你嘴裡，你吞嚥下去的景象，我就覺得自己更硬了。」

說著已將自己的陽剛抵在月季的唇前輕觸，月季輕啟紅唇，魔傲興奮得幾欲昏倒，這只在他幻想中出現過而已，現在竟能一償宿願，他樂得都要飛上天。

他滑了進去，還未感受唇腔包覆的美好，月季一口咬下，他慘叫一聲，抽了出來，疼得兩眼掛淚的瞪著「兇手」。

「你做什麼？月季！」

「坐下！笨蛋。」

他屁股重重的坐到床上，再也動不了一

慾望沒得到滿足，還被月季又用這招困在牀上，魔傲氣得吹鬍子瞪眼睛。

「你這噁心的色胚，虧我一時心軟，哼，不是你瞎了眼，是我瞎了眼，現在我要睡覺，你要發情自個兒發吧。」

月季掀起被子，蒙頭大睡。

「可惡，放我起來，看我不把你倒吊起來，從後頭整治得你呼天搶地，讓你喘息

吁吁、頻頻求饒，那時本國師非但不會饒了你，還要把你雙腿扳開，搬來一面大鏡，讓你看清楚你的小穴是怎麼淫蕩的吞下本國師的巨根，然後嗚嗚低泣央求本國師進得再深些……」

月季變換姿勢，一腳踏上他腫痛的部位，這次他叫得淒厲無比，只差沒嗚嗚咽咽的哭出來，但下身垂軟下去，恐怕這兩日都抬不起頭了。

「喂！月季、月季，我在叫你，你聽見了沒？」

月季理都不理，任是魔傲吵翻天，還是繼續睡他的覺，讓自己的身子好好的休息。至於這隻愛發情又下流的魔獸？

就讓他自生自滅好了。

第二章

「嗚嗚嗚……」

國師府的大廳，不請自來的客人，說到傷心處竟流下男兒淚。

「雅君搬出我為他們兄弟準備的別院，只留了封信要我忘了他，我實在不知自己究竟犯下什麼大錯，讓他不告而別、避不見面。」

說的人聲淚俱下，魔傲卻聽得差點打起哈欠，要不是礙於對方是尚書公子，他說不一定早把人給一腳踹出大門。

「這是你們之間的事，你找我哭訴也無用。」他的語氣雖然不到幸災樂禍，但也冷淡到近乎無情。

林為和擦了淚水，「不，正只有國師你才能幫我，雅君最後一次與我見面時，說了段怪異的話，他說自己是惡鬼，我不解其意，偏偏他也不再說明。」

「又要來一次驅邪嗎？」魔傲一臉不耐煩。張老頭不夠，現在還加上個張雅君。

「張雅君這樣說嗎？」

斜倚在軟榻上的月季雖睡了一日，渾身仍是虛軟，但至少已能走動，聽到這裡，他出聲詢問。

林為和點頭道：「嗯，他確確實實這樣說。國師，該不是你驅邪不力，伯父身上的鬼附到雅君身上，所以雅君才突然不告而別？」

竟敢質疑他的能力！魔傲氣不過，冷言嘲諷，「說不定是張雅君討厭胸無墨水的蠢男人，移情別戀上才華洋溢的才子，你失戀了，關我什麼事。」

聽他說得這麼狠，林為和更是涕泗縱橫。

月季瞪了魔傲一眼，魔傲也反瞪了回去。

他又沒有說錯，一個大男人哭哭啼啼的，看了就生厭，說不定張雅君便是覺得他窩囊而拋棄他的。

「也許張雅君只是因為近日家裡發生太多事，需要時間沉澱，又不便勞煩你，你不如回家等待，說不定不久就有好事發生。」

林為和止住眼淚。近來一堆事的確讓雅君愁眉不展，月季公子的話不無道理，只不過……「真是如此嗎？」他仍有些不安的問。

「嗯，我想張雅君個性驕傲，還願意把這件事告知你，不就代表著他對你的信任，你可見過他對別人說過這些事？」

聽他這一說，林為和有了點自信。雅君待人接物上雖然狀似隨和，其實極為驕傲，一幅畫若是沒有畫好，便不眠不休的再三修改，就是不想被人說他今日的成就靠父親得到的，那份傲氣有時也讓他甘拜下風。

「那我回去靜待雅君想通，謝謝你，月季公子。」

林為和來時一臉愁苦，離開時卻眉開眼笑，連腳步都輕盈許多，簡直判若兩人，讓魔傲看得嘖嘖稱奇。

「真神奇，只是幾句話竟讓人片刻間有如此大的改變？」

「這就是言語的力量。」

魔傲不認同，「言語哪有力量？」

月季笑道：「當然有，坐下，傲傲！」

魔傲一屁股黏在椅子上，再也起不來，月季見狀張嘴大笑，他氣惱之餘，也忍不住笑出來。

而言語有沒有力，看他這個天下第一的魔獸被「坐下」這兩個字給黏在椅子上，就知道答案了。

月季不再笑他，正色道：「言語當然擁有力量，有個窮小子，遇見天下第一神算，神算告訴他，你終會位極人臣，你猜結果如何？」

「若是天下第一神算說的，當然不會有錯。」若是說不準，如何稱得上是神算。月季面帶笑容，「若是那窮小子後來發現，這天下第一神算其實是個招搖撞騙的騙子呢？」

「呃？」魔傲一時答不出來。

「那窮小子已經位極人臣，對方若不是神算，為何能說中？若是神算，為何又是騙子？」月季出題。

魔傲想了好一會，仍是無解，最終看向月季。

月季啜了口茶，繼續下個話題。

「某夫人極會煮魚，但她煮魚時總是切掉尾巴，她的夫君不解，問她為何這麼做？是會增加魚的美味嗎？」

「切掉魚尾，跟增加魚的美味應該沒有關係吧！」魔傲不是很確定的道。

月季也不回答，繼續說了下去，「這夫人怔愣後回答：我娘從小就是教我這樣煮的。所以回娘家時，她就問了自己的娘親，她娘親也道：妳外婆從小就教我這樣煮。然後她們又一起到外婆家，外婆聽了哈哈大笑道：因為當時家窮鍋子小，所以只好把魚尾給剁了，但妳們家的鍋子大，魚尾應該是放得下的。」

魔傲呆了一下，隨即也放聲大笑，「竟有這麼蠢的事，這些人根本就是只知其然，不知其所以然。」

「再說，有個主人與朋友坐在涼亭內飲酒作樂，兩人你一杯、我一杯和樂融融，越喝越是開懷，喝到兩人都微茫，主人低頭一望，卻看見自己的酒杯內有一條小毒蛇在蠕動。」

魔傲嘆了一聲。

月季比著杯子，「朋友再次勸酒，主人囿於情勢無奈的灌下酒，等朋友離開，他

就全身難受，總想著自己喝下那杯酒，毒蛇鐵定就在肚中嚙咬胃腸，朋友知他病重來訪，聽了他吞吞吐吐的說明當時的事，朋友向他解釋，那不是真的毒蛇，是涼亭旁種的竹子投影下來，於是主人就不藥而癒。」

魔傲幾乎聽得著迷，好奇的問：「那涼亭邊真的有竹子嗎？」

「有或沒有又有什麼關係，這就是言語的力量，那窮小子認為自己得神算金言，真可位極人臣，於是就成功了；娘親留下煮魚的方法，便世世代代的傳承下去；是不是真的喝了毒蛇酒又有何差別，朋友幾句話如同咒語般解除他的疑心，他便病好了，你說這不是言語的力量嗎？」

是的，這也是一種力量，只是他從未想過，原來人的一言一行竟會產生一波接著一波的漣漪，直到擴及整個水面。

「我受教了。」

他這次是真心的欽佩低頭。

他漸漸可以理解月季的想法，告訴林為和的話是真是假並非重點，目的就是讓他安心回家等待。

這些安撫的話，也許對現實面無法有所幫助，但只要人心有所轉折，或許事情就會跟著出現轉機，這就是言語的力量。

才送走林為和，卻換阿狼哭喪著臉出現，他扯著魔傲的衣角道：「國師，幼君不見了，他一直沒來找我，我去找他，但那別院沒人住了。」

他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，心裡還十分忐忑不安，就怕國師仍怪著他，不願幫他找人。

他昏迷了兩天，直到今日醒來後才聽說自己刺殺月季公子未果，急得他向國師賭咒發誓，自己絕對沒有對月季公子不利的念頭，但國師只是臭著一張臉不理他。魔傲冷冷的一哼，嚇得阿狼縮在地上。

月季對他招手，要他到身前，仔細詢問他那一日的事情，他就把陸魚兒是他的恩人，兩人在大街上相見的情形說了，而跟陸魚兒分開後，他就回府裡，接下來的記憶就模模糊糊的。

「下此毒咒之人手段實在陰狠，妳說是嗎？魚兒。」

陸魚兒剛端茶掀簾進來，聽月季這麼問她，當下吃了一驚。

故作鎮定，她佯裝恭敬回道：「是呀，此人手段狠毒，必不是良善之人。」

「不只狠毒，恐怕還有些法力，聽說越是厲害的人越是深藏不露，魚兒知道如何下此毒咒嗎？」

陸魚兒心下忐忑，不確定他是看出端倪，還是只是隨口問問。

不敢直視月季的眼睛，她低下頭回答，「魚兒不知，魚兒只是一介弱質女流，當日得見國師咒法高妙，便看傻了眼，實在不知這咒是如何下的。」

「阿狼也不知吧。」

阿狼搖頭，他連自己怎麼中咒的都不知道。

「一般而言，要下咒首先就是拔下想要操控的人的髮絲。」

說完，月季用力一拔。

魔傲疼得齜牙咧嘴，揉著頭皮，表情很臭。

幹麼要扯他的頭髮，怎麼不扯阿狼的？反正阿狼早被拔過，被多拔一次又算得了什麼。

月季一定還在為前天的事生氣。

有什麼氣好生的，自己不過是要他用嘴伺候自己一下而已，況且他用坐咒把自己困在床上，這兩三天也不太理他，這還不夠他解氣嗎？

哼，要幫他這樣做的女人多得是，他才不稀罕。

不過月季微粉的唇雖然不若女子的紅豔嬌嫩，但光看他輕輕抿唇的模樣，他心頭就一陣騷動。他真的不稀罕嗎？

嗚，可惡，他稀罕！稀罕得不得了，恨不得把月季綁在床上，看著他腮幫鼓漲、眼眶含淚吞吐自己的巨大。

總有一天可以的！

他是天下第一的魔獸，豈會連這種事都辦不到，對，要對自己有信心，這就是言語的力量，認為自己行就一定行。

月季可沒想到自己剛教的課，魔傲就拿來現學現賣，還是用在想要設計他的奇怪方向上。

月季琅琅道：「施此惡咒，大部分都有道具相輔，紮上草人，把髮絲放入草人裡，對草人施咒，那髮絲的主人就會像個傀儡般受其控制。」

「可是月季公子手上並沒有草人呀。」阿狼提出疑問。

揉著痛得要命的頭皮，魔傲輕蔑道：「只有咒術不到家的人才需要道具，我與月季都不用，這是雕蟲小技也敢班門弄斧，這次看在月季沒事的分上，我懶得追究，若他再犯到我頭上，我定叫他死無全屍。」

說是這麼說，但最大原因是月季已把施咒之人的味道從阿狼身上抹去，讓他無跡可尋，但驕傲的魔獸才不會承認這點。

月季看著陸魚兒，唇邊帶著溫和的微笑，「毒咒之所以稱為毒咒，就是它是帶著毒的，要害人之前，必須先挖好兩座墳墓，一座墳墓是對手的，另一座墳墓是自己的，要有這樣的決心，才能施用毒咒。」

陸魚兒被他看得心驚肉跳、背後冷汗涔涔，總覺得他這段話是說給自己聽的，但她並未露出馬腳，編出來的理由也與阿狼說的相識過程不謀而合，他如何判定自己就是下咒之人？

還是，他真的只是在閒聊而已？

她汗濕衣襟，急忙藉口灶房還有點心，一到灶房，扶在灶台上的手竟沒用的顫抖。不可能的，她不可能被發現，阿狼見她入了國師府喜悅無比，那份喜悅不可能是作假。

國師待她與其他下人無異，也不見疑心，她所有工夫都做足了，而且正是聽阿狼說月季公子深得國師寵愛，她才從月季公子身上下手，混進國師府報仇。

當初她爹是人人景仰的國師大人，後來聖上生了怪病，群醫束手無策，她爹也找不出原因，直到一個自稱無名無姓的人出現，揪出作亂的怪物，他便是現任的國

師魔傲。

爹親被撤職，所有人都說現任國師神人下世，前國師怕只是招搖撞騙的神棍，爹親聽了這些，更是天天泡在酒罇子裡醉生夢死，恨不得逃離這些閒言閒語。最後死亡成全了爹親，卻留下她這個孤女。

她陸魚兒曾經何等風光，人人都說她才貌兼備，是朵高嶺之花，直到魔傲頂替她爹成了國師，那一天她的世界崩塌了，她被退親，未婚夫棄她如敝屣，友人全都避而不見，就算在路上巧遇，也裝成不認得她的樣子，她不再是珍貴的高嶺之花，而是任人踐踏的泥塵了。

「少這麼沒用，難不成忘了妳的血海深仇嗎？」她握住發抖的手，怒斥自己。

那月季公子說不定只是隨口問問，自己的計畫天衣無縫，不可能被看破的。

深吸幾口氣，她捧著茶點出去時，已經神色平靜，能夠手腳俐落的端上茶點。

阿狼還在講張幼君的事，魔傲拈過一塊茶點想要討好情人，但月季搖搖頭，露出憂心忡忡的神色，長長的嘆了口氣。

「人世間總是如此，惡鬼潛藏在我們心底，若是有人成了自己前程的絆腳石，能不把他搬開嗎？」

陸魚兒重新沏上一壺新茶，熱氣蒸騰，青綠茶水映出她的如花嬌顏，卻是扭曲不已，宛如一張惡鬼之相。

不願讓阿狼真身是白狼的祕密曝光，月季支開陸魚兒，和顏悅色對淚眼汪汪的阿狼道：「你擔心幼君嗎？」

阿狼急著點頭。國師不肯幫他找幼君，他只能求月季公子了。

「那你去把幼君找出來！」

無法理解月季的話，阿狼比著自己，「我？我怎麼把幼君找出來？」

「你真身是狼，擁有敏銳的嗅覺，當然聞得出幼君的味道。」

阿狼這才如大夢初醒。因為一直以人形活動，他差點忘了自己其實是頭白狼。

不過經月季公子一提，他倒發現一件事，記得月季公子剛到國師府時，他太接近月季公子就會露出尾巴，怎麼現在兩人離得這麼近說話，他的尾巴沒露出來？

「月季公子，你看，就算接近你，我的尾巴也不會露出來了呢。」他天真的開心說，心想以後就可以更常接近月季公子。

月季卻臉色轉紅。阿狼體內的咒是魔傲所下，與他體內的咒相互排斥，才會讓阿狼露出尾巴。

現在他不露出尾巴，當然是因為自己不但接受了不少魔傲施的護身咒，就連他的體液也、也……

再想下去，臉都要燒起來了，月季急忙轉移話題，「你快去尋幼君吧，我怕他出事，若是有危險，你就先查探出地點後，再回來稟報我與國師。」

「是，月季公子。」一提到張幼君，阿狼又變得焦急，立刻就走了。

魔傲在一旁喝茶，突然頭皮一疼，只見月季扯著他的頭髮，又拔落好幾根，他氣得吼道：「你在做什麼？很痛耶，明明這大廳上除了你我就沒有別人，你現在又

是要示範給誰看。」

「痛死你這色魔傲好了。」

「你究竟在發什麼脾氣？我這兩天不是很乖，你叫我睡地板，我就不敢上床睡。」

「哼，別以為你半夜偷偷摸摸的上來睡，到了天亮又急忙回地上睡，我就什麼都不知曉。」

魔傲噤了聲，他動作那麼輕，月季睡得那麼熟，竟然還會知道，嘖！

「你到底在氣什麼？」

魔傲一方面對無理取鬧的月季很沒轍，一方面卻又覺得這樣的他非常可愛，總覺得最近的自己被月季吃得死死的，就像老鼠見了貓般的窩囊，哪像在朝中呼風喚雨，連皇帝老兒都要賣三分面子的國師，一見月季的壞臉色，自己就先萎了大半，開始檢討又做了什麼錯事。

唉，別說是閨房樂事，被罰睡在地板上，沒被扔出屋外，已經算是月季法外開恩了，他哪敢再起什麼淫思。

「氣你、氣你……」

因為羞於啟齒，月季說得吞吞吐吐，臉上甚至飛來兩朵紅霞，看得魔傲都呆了。月季竟然在他面前臉紅，害他整顆心都快融化了，像個剛燒烤好的甜薯酥綿綿的。

「什麼事這麼氣？好，給你拔，讓你拔光好了，我絕不會再喊痛，你拔得開心就好。」

魔傲頭探到月季面前，兩隻手不老實的摸上他的腰。

月季推開他的頭，氣惱道：「阿狼的尾巴現在就算在我面前也不會露出來了。」

這他剛才就聽阿狼說了，也沒什麼好在意，幹麼月季為這件事發起脾氣？仔細一想，他忽然想通了，嘻嘻的淫笑起來。

見他笑得噁心，月季更加生氣，臉撇往一邊，紅雲向頸邊飄去，全然不知自己這副姿態有多惹人憐愛。

「那個，月季，你到底還要為用嘴的事氣多久？不用嘴就不用嘴，我今晚可不可以上床睡了？」

「你這色慾薰心的魔獸，腦袋裡除了那件事外，還有沒有別的？」月季臉上的紅霞由淡轉深。

魔傲自傲的大聲回答，「你在我面前時，沒有！」

聞言，月季氣得啞口，不得不欽佩他的無恥已經到達登峰造極的境界，而魔傲雙手摟著他的腰，說要讓他拔頭髮，整張臉卻埋進他雙腿間磨磨蹭蹭的，他用力揪他頭髮，只是換來魔傲更往他雙腿間進襲，還又拿那件事出來說嘴。

「你不用嘴，我用嘴行吧，行吧！」

他怒罵一頓，魔傲卻像小孩子一樣，越罵越是故意。

月季雙手握住扶手，咬緊下唇，魔傲掀起他的下襪，隔著長褲，正在用嘴逗弄，他被他弄得氣喘吁吁，不爭氣的下身也漸漸昂揚，下方穴口被他輕輕用指尖一頂，就敏感的收縮。

看著空盪盪的大廳，月季心裡想著，以前只是白晝宣淫，如今卻在大堂之上，我

月季到底有多墮落？

他瞪著在自己身上緩緩移動的後腦勺，魔傲一上一下的吞吐，自己的褲子已經被他褪到腳踝，正半躺著身子，任憑他做盡荒淫之事。

哼！自己會這麼墮落，全都該怪這說也說不聽的臭魔獸，也不管時間、地點，興致一來，說要就要！

月季用力扯痛魔傲的頭皮，魔傲則將他吞得更深以為報復，他忍不住下肢顫抖起來。

春意濃濃包圍兩人世界。

Crescent